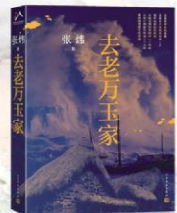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○邱华栋
(连载 189)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 (连载 30)



她龇牙咧嘴，吸着冷气：“她们不知自己早被亡灵盯上了！那些瘦干干的亡灵溜出野地，嘴含苇秆吹出风声。几个女子穿了薄衫睡在边厢，风声越来越大，吹开屋门。老天，窜来的一群亡灵又细又高，蓝的，煞白的，还有粉紫色的。这要看当初变成亡灵的季节，天气越冷颜色越深，冬天是黑色，夏天就是白色了。它们野疵凉巴巴，七手八脚把她们抬出屋子，抬到水塘边，就像捉到大鱼一样欢喜。说来没人相信，亡灵对人非礼只是把阴气吹进体内，让她们浑身鼓胀。可怜的药娘眼瞅着完了。老娘为她们诊治七天七夜，一点点祛除阴毒，这才让人转活过来。”

舒莞屏额上汗出，只求她别讲了。女总管叹一声：“官人的阴邪比谁都重，因为那些男女亡灵合起来占你的便宜！”

接下来的几日来吃不完了的汤药，它们装在紫花瓷罐中，散发出铅锡和铁锈味。用药三日，又系“箍魂带”：一条宽不过二指的布条画满驱邪符号，扎到脑门上。“使上它，魂魄也就聚起来。那些犯了瘵病的人，就因魂儿散了。魂儿多轻啊，那是随风飘扬的。”女总管这样说。她把扎了额头的舒莞屏领出门去：“四处看看吧，你又不是外人。”她前边引路，漫步院中，看塘里

嬉玩的花鲤，拍它们摇晃的头颅。这是宽敞的三进院落，同样是海草屋顶。正屋是宽大的套房，内置精致的桌椅卧具。几个素衣女子拿了东西在门前走过，个个端俊。“这都是来自浪荡岛的药娘。”她说。来到边厢，里面一片忙碌，蒸汽浓重。有人呼呼拉动风箱，还有人推着小型石磨。擦成一人高的多层笼屉冒着白汽。穿过边厢，去一间安静的大屋。女总管用钥匙打开一个高大的柜橱，里面是颜色不一的瓷罐，贴了封条。她说：“这是滋补汤盅，能让人起死回生。”

舒莞屏看着这些斑驳的瓷罐，似信非信：“总管想必吃它？”她脸色陡变：“我？岂敢偷吃一盅！我是替府上大人掌管钥匙的！”

二

舒莞屏要在大药堂度过七天。他走进树林，看一棵棵青杨：它们属于白杨一族，树干白哲光滑，叶子墨绿，树冠收拢，有一种清纯动人的气质。偶有药娘从林中走过，漆亮的眼睛往这边瞥一下。他不敢判定她们是否被亡灵非礼，有些心痛。

终于可以离开了。他向女总管施礼。门外有车子等候，瘦削青年恭立车

旁。“冷大人可好？”“大人出行两天，今几个去见大公公了。”舒莞屏眼睛一亮：“大公公回来了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啊，她终于，她总算回来了！大公公！”最后一句呼在心底。

回到住处。这里仿佛比往日空寂许多。他在屋中踱步，看那张宋画和蒙尘的琴。天快黑下来吧，午夜或凌晨即可见到冷大人。他回想刚刚度过的七日，觉得那么新奇。自己像被施了魔法，浑身松弛，只觉涓涓热流从小腹往上游动，在胸口那儿停留一瞬，又爬上喉结。他看着渐渐昏暗的窗外，好不容易等到烛光燃起。门响了，是提送食盒的侍童。一点食欲都没有。今夜何等漫长。不知等了多久，门终于再次叩响。这次进来的是冷霖渡，舒莞屏发出“啊”的一声。大人轻拍一下他的肩膀：“听说公子病得很重。还好，气色尚可。”冷大人看着摆在案上的几个小菜，伸手捏起几条小干鱼填在嘴里。舒莞屏为他斟了一杯颜色淡绿的酒。这酒有一股苹果味儿。冷大人不胜酒，几杯下肚脸色红了。“大公公回来了。”冷大人的声音透着苍凉。舒莞屏一颗心跳得飞快，盯住对面的人，发现他双颊的红晕瞬间褪去，变成灰白色。

“大人，这一天真的到来了。我有些慌乱了。”舒莞屏正要站起，被对方伸手按下：“与我最初的情形一模一样，公子。其实大公公再平易没有。她这次离开的时间有些长，我也牵挂起来。公子，要知道她不是自己，她是这里的一切啊。归来就好了，可惜一回到府里又要忙碌。人看上去好像没有消瘦，她就是那样啊！公子，她真是一个神奇之人啊！”

(未完待续)



画狗记

狗的四方联

联一 狗头

乡村人抄手取暖时，喜谈国事，喜谈智慧，人人皆智囊，谈历史里的神仙运筹帷幄，神机妙算，话题有“小诸葛”，也有“狗头军师”。

在乡村马厩的评书里，时常会出现一位“狗头军师”，是说书的马老六为博得听众一笑添加的作料。原以为马老六信口开河，后知道是评书师传口传的。最早源自清人《何典》里的“地里鬼为狗头军师”，是职位称呼，不咸不淡，属于中性词。马老六话题一转，说“狗头军师”和现在“参谋长”“秘书”一样。

词意后来逐渐变味，朝狗头方向倾斜。据说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以革命失败，源自手下各有一位“狗头军师”。1976年之后，孟岗小学校要全体学生诗朗诵，我还知道郭沫若说“四人帮”里有一位“狗头军师”。

我亲眼看到狗头是很硬的。在乡村公路上，我对北中原一副坚硬的狗头表示惊叹。

我去道口县城时，在乡村公路边等公交车，看到前面一条红色的土狗受惊奔跑，一头撞到一辆奔驰而来的轿车，双方迎头交叉，只听扑通一声。

我想狗肯定完啦。谁知中华土狗打个滚，翻身而逃，那德国车倒吓得一哆嗦，司机下来看车，车皮被撞了一个大坑。一看司机竟认识，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儿子，说去接李乡长到县委开会。

想起上小学时全镇流行不同的革命口头语、标语，从街道蔓延到课本——“砸烂反革命分子的狗头！”“砸烂资产阶级的狗头！”下课后大家对骂

时也常现场引用，狗头，狗头。我为此写过作文，用借代手法。

真实的狗头不好砸烂，无论是用锤，用形容词，两者都不好砸烂。只能靠慢火煮。

联二 狗腿子

“狗腿子”的全称是“地主家的狗腿子”或“资本家的狗腿子”，多指家丁、当差者、杂役。

课文里描述的“狗腿子”多站在主人后面，狗仗人势，多在春节前到穷人家要账，手托算盘，一五一十，盘剥人民。

“狗腿子”更多出现在我看的连环画上。每次马老六说评书，开场一句“话说京油子、卫嘴子、保定府的狗腿子”。

我会对照地图，查找这些职业从事者的分布地区。他们大多在北京附近，或五环之外。信息年代来临，“狗腿子”逐渐蔓延，早已超出京城高速，飞机，高铁，地铁。“狗腿子”多以隐性面目出现，这一词语有象征、隐喻的成分。狗腿子西装革履，双学位，口头上不时批判西方资本主义。狗腿子看川剧不断变换面目。

即使真有一个“狗腿子”站到我的面前，我也会分辨不出。

联三 狗皮袜子

“狗皮袜子，不分反正。”一双狗皮袜子不分里表，村里人用来调侃人好，不分彼此。从观感上它是一个“暖词”。我见过狗皮，也见过袜子，也和一副副狗皮袜子闹翻，不穿。

人到中年，奔波，转圈，活得像一条狗。当认为你重要时，每个人都是你的朋友；不符合他们利益时，你也显得无所谓。但狗不是，北中原的狗比猫有品质，饿死也卧在自家门口。

我还有一个不穿狗皮袜子的苏东

坡先生。他一直穿一双芒鞋。

联四 狗日的

语气里有一种赞叹意味，还有呢称爱称的意思。

20世纪80年代，作家刘恒有一篇小说，题目叫《狗日的粮食》。那时没有标题党之说，小说得以在文坛轰动，除了内容好也与这好题目有关。以后衍生出现类似“狗日的足球”“狗日的县长”“狗日的某某”，指人指事，都不新鲜。

文学的首创价值是第一次，第二次第三次就和文学创新无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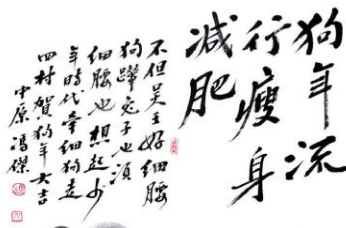
“狗日”在村里叫“狗练蛋”，旷课的同学们常常围一圈为一对狗叫好。在乡村，狗撒尿都有着固定坐标。公狗一般是找着一棵树，跷起后腿。母狗则蹲下来，显得雅致。

在乡村说评书时，为了拖延时间，马老六说过狗撒尿跷腿的来历，竟说了一夜戏文，那狗腿是被济公师傅用泥捏上的，尿前要跷腿，以免淋湿。

多年后路过此地，狗会回忆往事，某年某日经过。狗会感慨：世界上本来有树，狗尿得多了，也就没有树了，多被浇死。

我还会想起那一只在故乡奔跑的狗，那一只敢用狗头撞德国车的中华土狗。

(未完待续)



上一拴，就仰脸找洞窟，走路也跌跌撞撞的，不知道你是什么人。我站在洞壁上开窟，能看见你的一举一动。我就对你产生了疑心，仔细观察，看你进了哪个洞窟。等到你进入洞窟，我就悄悄走过来，爬上来，贴在洞壁门外，听你在里面干什么。然后，我就听到你的说话声、哭声、祷告声、祈求声，希望佛祖点化的嘶喊。我在洞外听得锥心，你在洞内哭得伤心，然后，你就上吊了。再然后，我赶紧进来，其实就是那么一阵子，你两眼翻白舌头吐出来，就要死了，我用刀子割断勒在你脖子上的绳索，你掉落在地上，我把你抱着，摇晃你，你慢慢醒转过来。

原来是这样。我惊异又愤恨，我说：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就是想死的。

他看着我，淳朴地一笑：女子啊！好死不如赖活，你和自己有多大的仇怨啊。活着多好啊。

可我没有活路了，我呜呜哭了起来。我还是想死。

他笑起来，你看，其实，是佛祖显灵让我来救你的。你死了一次，死不了。

我说，我还是想死。

他看着我我觉得我太奇怪。我越看他，觉得他的眉目之间就像是佛陀的弟子阿难，俊秀，聪颖，略带羞涩。好死不如赖活，你是怎么了？他指着壁画，你想到那画上微妙尼姑的故事，联想到你自己了？你父母双亡？你死了丈夫？你嫁遭暴力？孩子没了？你又被转卖？然后你逃脱又被抓回去？你又逃，又落入贼寇之手，受到凌辱？然后又逃脱，差点让野兽吃掉？

他一边说，我一边点头。我不想再回忆我经历的所有惨状。从16岁开始到现在，10年过去了，我就在炼狱中穿行。我泪如泉涌。

他沉默了。他说，然后，你跑到这里自杀，佛陀派我救了你。他微微一笑，算了不说了。我今天还有很多活要干，我在那边开凿一个洞窟。你在这里先待着，不要轻举妄动了。佛陀已经在保佑你，不让你轻生，你就不要往那方面想，你现在想的，就是如何活着。你叫什么？

我？小名梅娘。大名贺梅朵。

我叫张护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说罢，他起身，丢下食物袋，然后敏捷地从洞口翻身而出。

(未完待续)